

# 第一章

## 越界流動與變形重生

當我跟英語學界的朋友提及我正在撰寫一本有關白蛇的著作時，他們立即會想到十九世紀格林童話中的《白蛇》，<sup>1</sup> 還有人會認為是七十年代末以來便活躍於世界舞台的英國硬搖樂隊“白蛇（Whitesnake）”，<sup>2</sup> 甚至更有人提到二十一世紀以來以該搖滾樂隊命名的日本流行連環畫和電視遊戲《JoJo 的奇妙冒險》中的人形白蛇形象。<sup>3</sup> 這些“白蛇”雖然與我所研究的源起於中國的“白蛇”相去甚遠，但也相映成趣。白蛇傳說被視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不但在中國本土有著漫長的口傳歷史和翔實的書面記載，還有著跨越亞洲走向世界的精彩旅行史，然而這些豐富的歷史與現實在這些朋友們的口頭表述和第一印象中卻不見蹤影。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如此富有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的“白蛇現象”還沒有引起中外學界應有的關注。

---

1 Jacob Grimm、Wilhelm Grimm、Margaret Hunt, “The White Snake” (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瑪格麗特·亨特：《白蛇》), *Household Tales by the Brothers Grimm* (《格林兄弟家庭故事》), Auckland: Floating Press, 2011.

2 這個樂隊至今仍很活躍，並於 2011 年 5 月發行了新專輯。Martin Popoff, *Sail Away: Whitesnake's Fantastic Voyage* (波波夫：《遠航：白蛇的神奇旅行》), Soundcheck Books LLP 2015 年版。還可訪問白蛇樂隊的官網：<https://fleshandblood.whitesnake.com/>，2019 年 4 月 28 日。

3 白蛇形象出現在 2000 年日本動畫系列《JoJo 的奇妙冒險》中以及 2013 年發佈於 PlayStation 3 上同款動畫遊戲《JoJo 的奇妙冒險之群星對決》中。《JoJo 百科全書》之“白蛇”見 <https://jojo.fandom.com/wiki/Whitesnake>，2019 年 4 月 28 日。

本書原稿以英文寫就，探討白蛇傳說在亞洲及全球範圍內多姿多彩的旅行，以期引起英語世界讀者的關注。在中文世界的白蛇研究中，鮮有跨越中、日、韓及英美語言文化傳統的研究，這應是本書在拓寬研究視閥方面邁出的一小步。權且不涉及其他語言和文化，僅就白蛇在日語、韓語、英語世界的重塑以其與中文世界構成的多向互動景觀而言，就足以構成獨特的跨文化譜系。<sup>1</sup>當然，《世界的白蛇》並非是關於白蛇傳說及其在全球旅行的百科全書，我所要做的是揀取埋藏於故紙堆中的相關歷史文本，同時更面對白蛇傳說的諸多新變種，在歷史與當下的對比和參照中，追蹤我所關注的白蛇跨界旅行的意義和價值嬗變。本書主要深度解析了中、英、日、韓語種的白蛇文本，其他語種還無餘力涉及。但至關重要的是，《世界的白蛇》並不預設某種有關白蛇傳說的僵化敘事內核，更不準備以此為基準討論其他文本的所謂偏差。在筆者看來，本書所討論的多語種白蛇文本既豐富多彩又各具特色，他們都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與貢獻，都應被充分接納到“世界的白蛇”體系之內，他們共同發掘了白蛇故事對複合身份與多元性向、越界之

---

1 西方最早翻譯白蛇的是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其譯本題為 *Blanche et Bleue, ou Les deux couleuvres-fées; roman chinois*，1834年出版於巴黎。同年，儒蓮的譯本由倫敦皇家亞洲學會譯介到英語世界。儘管本書不會詳細探究儒蓮的譯本，但會提及它對本書所涉及的英文白蛇敘事可能產生的影響。這包括名為 H. C. 的譯者 1864 年間在《中日文庫》（*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上連載的英文故事、早期在美華人王清福（Wong Chin Foo）1888 年在《時尚》（*The Cosmopolitan*）雜誌上發表的英文短篇小說，以及本書中重點討論的美國傳教士吳板橋（Samuel I. Woodbridge）1896 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版本等。Stanislas Julien, trans. *Blanche et Bleue, ou Les deux couleuvres-fées; roman chinois / 白蛇精記*, Paris: Gosselin, 1834; “White and Blue; or the Serpent Fairies,” “Analysis of Work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 no. 2, 307, London: John W. Parker, West Strand, 1834, 315-321; H. C., “Lüi-fung Tã, ‘Thunder Peak Pagoda,’ or ‘The Story of Han-wãn and the White Serpent,’”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 History, and Art, Relating to Eastern Asia*, ed. Rev. James Summers, London: W. H. Allen and Co., vol. 1, 1864; Wong Chin Foo, “Poh Yün Ko, The Serpent Princess,” *The Cosmopolitan* 6, no.2 (December 1888): 180-190; and Samuel I. Woodbridge, *The Mystery of the White Snake: A Legend of the Thunder Peak Tower*,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96.

愛、反抗權威、非凡之人與物等各種激進思想的包容性。白蛇敘事同時也彰顯了一種力量：不管精英勢力或民族主義勢力如何打擊批判，他們都如燎原之火般野蠻生長，流行速度驚人，即便在社會控制最強的時期也不能被壓制，其越界的力量可謂越壓抑越高漲。因此，本書對白蛇傳說跨界旅行的關注重心並非所謂“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而是“作為挪用的文化”（“culture as appropriation”）。也就是說，文化即是挪用；文化產品本身就是在不斷斡旋、不斷轉型中產生出來的。文化的旅行與變形能力正是促使其生生不息的原因。正如白蛇一般，任何文化都需要不斷蛻皮重生。<sup>1</sup>

充滿活力的英語白蛇譜系從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紀，成為本研究的關鍵個案，顯示出白蛇現象的當代性和跨越性及其對全球文化生產日益增長的影響力。<sup>2</sup> 進一步而言，白蛇傳說在亞洲內部的旅行和全球的流通已經使其成為思想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寶庫，甚至成為當權者試圖鞏固其影響力、少數族裔為自身爭取權益及多元表述的重要資料庫。尤其是為少數族裔發聲，更成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關鍵問題。<sup>3</sup>

在華語世界，白蛇傳說在中國大陸可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屢屢被稱為“國民 IP”。<sup>4</sup> 在新自由主義語境中，這個精彩傳說更附

---

1 感謝 Mary Zimmerman（瑪麗·齊默爾曼）教授在此對我的啟發。

2 白蛇傳說在英語世界的旅行還可見於新加坡 Wild Rice 劇團出品的 *Mama White Snake*，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6 日首演於 Drama Centre Theatre。在新冠疫情期間，該劇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7 日通過該劇團的 Wild@Home 項目在網絡平台上免費展演，參見 Wild Rice 的官方網站中有關演出的更多信息，2020 年 6 月 28 日登入：<https://www.wildrice.com.sg/event/11785-wildhome-mama-white-snake/>。

3 參見近來關於當代東非及其他地方用傳奇話語來表達多元性、越界性訴求的研究，Katrina Daly Thompson, *Popobawa: Tanzanian Talk, Global Misreadings*（湯普森：《波波巴瓦》），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孫暢：〈國民 IP 的翻拍和商業化：《新白娘子傳奇》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IP 價值官”官方微信官方賬戶，2019 年 4 月 24 日訪問。

著了商業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不斷蛻皮重生。普通話版的白蛇演出在近年來頻繁走出國門，先鋒導演田沁鑫的舞台劇《青蛇》，便於 2014 年 3 月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肯尼迪中心上演；京劇表演藝術家張火丁主演的京劇《白蛇傳》也於 2015 年 10 月在紐約林肯中心上演。<sup>1</sup> 而在中國大陸之外也存在大量充滿活力的華語白蛇文本，他們在舞蹈編排、媒介奇觀、性別性向的激進表述等方面都在引領著重塑白蛇的新潮流。<sup>2</sup>

## 一、性別與物種、媒介與政治

對於白蛇傳說的各類重述所構織的複雜網絡，我們雖然很難找到一個能夠包羅萬象的單一闡釋視角，但是在物種與性別、媒介與政治之間的流動性和交叉性上，則呈現出理解這些傳奇故事交互影響的關鍵切入點。在不少版本中，蛇精化為美女來到杭州西湖，<sup>3</sup> 或是為了報前世之恩，或是為了享人間之樂，在斷橋邊遇到許仙並與之結為夫妻。與此同時，白蛇的濫殺無辜及其對人與非人界限的跨

1 我有幸到現場觀看了這兩場演出：2014 年 3 月 30 日上演於華盛頓肯尼迪中心的先鋒話劇《青蛇》及 2015 年 9 月 2 日上演於紐約林肯中心的張火丁版京劇《白蛇》。在張火丁演出之前，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還做了專場報告。這兩次巡演都在華文與英語媒體中引起了相當的反響，而白蛇傳說同時藉助先鋒與傳統表演的形式蜚聲海外的事實，更表明其持久的流行性與跨越形式限制的力量。參見 David Rolston（陸大偉），“Performance Review: Two Decades of Selling Peking Opera White Snakes to Foreigners: From Tourist Peking Opera in Beijing (1996) to Zhang Huoding at Lincoln Center (2015).” *CHINOPERL: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37, no. 1 (November 2018), 57-74.

2 參見林懷民編導的實驗舞劇《白蛇傳》，1975 年由雲門舞集首演於新加坡；田啟元的實驗戲劇《白水》，1993 年由臨界點劇象錄首演於台灣；明華園的台灣歌仔戲《超炫白蛇傳》，2004 年首演於台灣。

3 此處白蛇已修得人形，可謂修煉成“精”了。有關中國文學傳統中“超自然”現象的精煉介紹，包括對“神”、“鬼”、“妖”等詞彙在文學史中的呈現，參見 Rania Huntington, “The Supernatural,”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梅維恒：《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 110-131 頁，第 112-114 頁。

越則引起了高僧法海的注意並從中干預。白蛇在端午節被迫飲下雄黃酒，<sup>1</sup> 現出原形，嚇死許仙。她拚死盜取仙草，救活了丈夫。但法海卻說服了許仙與他同上金山寺修行。白蛇在青蛇的協助下，<sup>2</sup> 調遣蝦兵蟹將與法海的天兵天將殊死搏鬥，但終因即將臨產而敗北。她逃至斷橋邊與幡然悔悟的許仙重逢。當她產下一子後，便被法海囚禁於雷峰塔下，十餘年後方得解脫。<sup>3</sup> 這個故事的令人稱奇之處即在於其“非人之人性”，也即白蛇的蛻變。在很多版本中，白蛇由吃人的惡魔變成了救人的女神，<sup>4</sup> 這種不可思議的轉換在敘事層面和元敘事層面上都存在。實際上，這個傳說同時包含並演繹了雙重的蛻變故事——蛇幻化為女人（在故事層面），惡魔變成女神（在元敘事層面）。

誠然，白蛇傳說的一些早期版本描繪的是正義的佛教禪師降服邪惡的白蛇精的故事，但很多現當代的版本則把禪師重塑為終極反派角色，他蠻橫地拆散了蛇女和她所愛的男人。從最早為人所知的版本到此後的若干世紀中，白蛇傳說的早期版本雖然也曾得到過重

- 
- 1 因端午節在農曆五月初五，通常是夏季最熱的時節，在民間信仰中更與蛇、蜈蚣、蠍子、壁虎、蟾蜍五類毒蟲（“五毒”）密切相關。人們通常會飲雄黃酒以驅除毒蟲、預防疾病。此習俗在不少白蛇傳說版本中成為關鍵的情節背景，突出白蛇的蛇妖身份與為人妻後被迫從俗，需要在端午節飲雄黃酒之間的矛盾。
  - 2 有趣的是，青蛇的“青”字在現代漢語和英文翻譯中都有相當大的流動性與創意空間，因為“青”作為色彩具體可指藍、綠、黑三色，在英文中也可相應譯為 blue、green 或 black。當譯者被迫選擇一種譯法時，他們通常選用 green，所以青蛇目前來看最普遍的譯法為 Green Snake。但在早期翻譯中，也有譯為 blue 的例子；較少有人譯為 black。
  - 3 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警世通言》，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方成培：《雷峰塔傳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以及 Wilt L. Idema, *The White Snake and Her Son: A Translation of "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under Peak" with Related Texts* (伊維德：《白蛇和她的兒子》)，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4 事實上，白蛇是一個頗為獨特的女神，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她是打破了仙界等級制度的妖，卻又被重新召回仙界成神。這在晚近帝國時期的敘事中是一個常見的模式，比如《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以及《封神演義》中的許多例子。但與其他成神、成仙的模式不同，民間對白蛇的信仰幾乎沒有什麼蛛絲馬跡，而她成仙的軌跡也更為人性化，在不少版本中，她是依靠兒子的供奉成神而非依靠信眾。

述和復活，其間白蛇被描繪為危險的魔女，而禪師則帶上了積極的光環。但是，更多的時候則是對這個保守版本的突破與重述。不光是白蛇，還包括她的同伴——帶有跨性別色彩的青蛇，都在此類的重述中發揮了重要的反抗功能，她們反抗的權威則是這個被設定為宗教代理人和道德權威的法海。

在白蛇傳說的重述譜系中，性別與物種、媒介與政治往往交織在一起。蛇女們所獲得的嶄新“人性”鮮活地體現出她們所擁有的同情、愛、獻身、孕育、母性等方面的力量。由這一“非人之人性”的獲得也造成了一種主題逆轉：不光非人類的蛇女成為好人，更進一步，很多諸如法海一樣的人類反倒成了實實在在的壞人。這些講述最顯著的特徵是把所謂屬“人類”的愛與同情作為獨立的品質提取出來，在“好人”和具有相同品性的“非人”之間共享。這種對“人性”的顛覆性理解，挑戰了該術語本身所隱含的敘事基礎和哲學前提：為什麼“人性”必須是“人類”的特性，而無法在“非人”中體現呢？如果“非人”比“人類”更富有“人性”，那“人性”的概念本身是否過於狹窄和匱乏呢？

白蛇傳說在中國文化史中不斷轉世輪迴、自我更新，它的每一次變形都彰顯出“輪迴”和“蛻變”才是現實的本質特徵。它的每一次跨越邊界的重述都在秩序與反叛、內容與形式之間顯示出巨大的張力。白蛇傳說既展示出我們對混合物種的恐懼與期待，也展現出人們在保守和創新之間、在保持純潔和精神解放之間的掙扎與抗爭。<sup>1</sup> 經過了幾個世紀的流轉，異彩紛呈的白蛇傳說譜系對亞洲內外

---

1 白蛇形象中的這種含混性與伊甸園中代表邪惡的蛇有所不同（儘管彌爾頓的觀點稍有不同，認為它可以是智慧和倫理的傳達者），她讓人聯想到 Gloria Anzaldúa 有關 La Malinche 的討論，將蛇分叉的舌頭與語言和翻譯結合起來，並聯繫到“the new mestiza”，及在美墨西哥人的“一種新的混合體”經驗。參見 Gloria Anzaldú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Fourth ed,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2012。

的文化政治轉型也產生了持久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從晚清帝國到現代社會，白蛇傳說被華文世界內外的各種代理人不斷徵用，藉以推動多元化、先鋒性及政治性的理念——諸如婚姻自由、女性權利、底層的革命精神、同性戀及跨性別權利、少數族裔權益等。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白蛇故事曾被用來提倡婦女解放並普及新中國的新婚姻法。而在七十年代，台灣實驗劇場的白蛇表演則成為同性戀表達自我的標誌性場地。時至今日，白蛇傳說更是形成眾聲喧嘩的態勢，有些版本的白蛇傳說已經成為著名景點和主題公園的組成部分，但仍遵循傳統說教而淡化其反抗精神，將中國傳統文化商業化為迪士尼時尚。<sup>1</sup>而另一些版本的白蛇傳說則成為少數人群爭取權利的行動主義源泉，以全新的戰鬥性高揚反獨裁精神，把特定文化、特定語境中的白蛇傳說嵌入到全球日益尖銳複雜的經濟和政治矛盾中。

不誇張地說，白蛇傳說在整個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始終備受青睞。“白蛇工業”的從業者們在極盡能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將白蛇傳說推到了國內外大眾娛樂的前沿。白蛇電影第一次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是在1926年的上海。其後中文、馬來語、日語和韓語的電影產品則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中晚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夏祖輝、何麒導演的50集台灣電視連續劇《新白娘子傳奇》席捲中國大陸，<sup>2</sup>對中國和亞洲流行文化的影響至今不衰，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其他地區不斷湧現出重塑和改

---

1 參見陳俐敏（Tarryn Li-Min Chun）有關張藝謀等導演在杭州西湖上演的山水實景演出《印象西湖》的討論。這一“印象系列”除了在杭州西湖之外，還在國內其他著名旅遊景點實地打造。Tarryn Li-Min Chun, “Mediated Transgression and Madame White: Technology and the Nonhuman in Contemporary Stagings of a Chinese Folktale.” *Theatre Journal* 71, no. 3 (September 2019), 307-326.

2 夏祖輝、何麒導演：《新白娘子傳奇》，趙雅芝飾白蛇，葉童飾許仙，台灣：台視，1992年11月5日到1993年1月13日首播，普通話版50集電視連續劇。

編的浪潮。中國大陸 2018 年推出的 60 集網劇《天乩之白蛇傳說》即是白蛇傳說改編中的近期作品之一。該劇由當下最受歡迎的青年偶像演員和中國影視劇產業中的資深演員主演，為其大製作和轟動性宣傳贏得了重要資本，自然也引發了諸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社會效應。

2019 年 1 月 11 日，第一部由北京追光動畫和美國華納兄弟聯合製作的動畫電影《白蛇：緣起》在中國大陸發行，掀起了轟動性票房效應，獲得了大眾和學者的好評。<sup>1</sup> 由同一創作團隊製作的續篇《白蛇 2：青蛇劫起》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全國公映，雖然是疫情期間，但仍然獲得了不俗的票房。2019 年 4 月 3 日，另一部 36 集網劇《新白娘子傳奇》由世界最大的視頻網站之一“愛奇藝”製作完成，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網站平台首映並於 2019 年 5 月 10 日完成了第一輪播放。2019 年的網劇向 27 年前同名台灣電視劇致敬，不但沿用了該劇的名稱，還沿用了原劇主題曲並邀請了原劇主要演員客串演出，在華語世界內外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和熱議。<sup>2</sup> 在影視作品之外，托尼獎獲獎劇作家瑪麗·齊默爾曼（Mary Zimmerman）編寫、導演的英語舞台劇《白蛇》（*The White Snake*）首演於 2012 年俄勒岡莎士比亞戲劇節（Oregon Shakespeare Festival），並於 2014 年首次赴中國烏鎮公演。2019 年，同樣以齊默爾曼《白蛇》為底本的演出還於 4 月 25 日至 5 月 26 日在華盛頓特區的星座劇場（Constellation Theatre Company）公映。<sup>3</sup> 2017 年

1 例證見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0331149/>，2019 年 1 月 19 日。

2 在中國大陸的愛奇藝網站上可見該劇的普通話帶簡體字幕版：[https://www.iqiyi.com/a\\_19rrgxjest.html](https://www.iqiyi.com/a_19rrgxjest.html)；在台灣，可在愛奇藝台灣網站上見到繁體字幕版：[https://tw.iqiyi.com/v\\_19rshn0ljc.html](https://tw.iqiyi.com/v_19rshn0ljc.html)，2019 年 4 月 14 日。在手機設備上使用的愛奇藝應用程序也是進入網絡劇的流行方式，在世界各地平台均可下載。

3 更多有關星座劇場白蛇表演的信息請見 <https://www.constellationtheatre.org/white-snake>，2019 年 4 月 14 日。

5月22日由莫非編導、曾小敏主演的新編傳奇粵劇《白蛇傳·情》獲得了第28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由張險峰改編的電影版則於2019年10月獲得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類型之窗”最受歡迎影片獎、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戲曲片提名獎。同年12月，該片還獲得第二屆海南島電影節最佳技術獎。《白蛇傳·情》於2021年5月20日在全國上映，作為首部4K全景聲粵劇電影成功“破圈”，吸引了大量青年人的目光。2021年10月10日，該片進入流媒體傳播模式，開始在B站（嗶哩嗶哩）上線獨播。



圖1 《白蛇：緣起》中白蛇奮力向阿宣伸手，2019年。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白蛇傳說這生生不息的再生能力呢？其無處不在的特質和備受歡迎的事實對我們又有何啟示？卡爾·克魯伯（Karl Kroeber）在《重述 / 重讀：故事講述的現代命運》（*Retelling/Rereading: The Fate of Storytelling in Modern Times*）中，提醒我們：“講故事可能是人類改變現實的主要工具”，“天才的故事講述本質上是反獨裁的。”<sup>1</sup>我最感興趣的是白蛇傳說跨越歷史和地理邊界的

---

1 Karl Kroeber, *Retelling/Rereading* (卡爾克魯伯：《重述 / 重讀》),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3-4.